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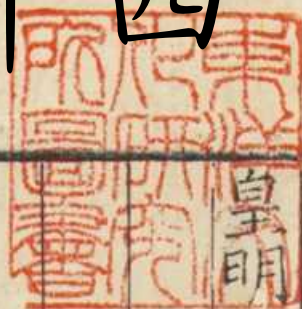
書名 皇明文衡一百
卷 正德五年
序刊本
撰者 明 程敏政 輯
明 范震、李文
會 校

卷五十四

卷 卷五十四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各代 明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編號 D7861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61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總集類 30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皇明文衡一百卷 正德五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皇明文衡卷之一

代言檄



翰林院學士新安程敏政選編
鄉進士國子監助教永康范震校正
賜進士應天府儒學教授郊郢李文會重校

宋濂

自古帝王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
未聞以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
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
美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
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技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
圖
書





文衡卷之五十四

雜著

宗儀九首有序

方希古

君子之道本於身行諸家而推於天下則家者身之符天下之本也治之可無法乎德脩於身施以成化雖無法或可也而古之正家者常不敢後法蓋善有餘而法不足法有餘而守之人不足家與國通患之况俱無焉者乎余德不能化民而竊有志於正家之道作宗儀九篇以告宗人庶幾賢者因言以趨善不賢者畏義而遠罪他日於大者有行焉或者其始於此

尊祖

人之異於物者以其知本也其所以知本者以其禮義之性



根於天備於心粹然出於萬物故物莫得而類之今夫形禱而氣繙者人與物之所同也渴而飲餒而噉勞而瘁逸而嬉者人與物不相遠也卒之人貴而物賤者何哉人能知尊其身之所自出而物不能也故生而敬事之爲之甘膳豐柔之味以養其口爲之華軟溫美之服以養其體爲之采色以養其目爲之馨香以養其鼻順其所欲以養其心猶以爲未至也於是飭身惇行以養其德令聞嘉譽以養其名著其德美於天下後世使之沒而不忘久而彌章君子之爲人子孫非以養生爲貴而以奉終爲貴非以奉終爲難而以思孝廣愛爲難藏于墓祀于廟自天子達于士隆卑廣狹不同而其致一也故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官師一庶人寢乎薦自外爲之制者由乎人考敬之情出於天由乎人者不可踰也

本乎天者夫寧有強之者哉天之命也人雖至昏弱也其知也過先祖之墓未有不動心者時焉而祀其先語及其遺事未有不嘆泣者形氣之感有所受之也非偶然也故宗廟之制祭祀之禮君子以此崇本反始致誠敬於其先靈其岷田則祭田祖不以歲之豐歉而變不忘其始也况於身之所自出者乎知有其身而不知身之所自出是謂禽犢之民知奉其身而不恤吾身之所同出是謂痿痺之民是二者雖色貌爲人而其身物化也久矣故人而不知本謂之悖不睦族謂之戾悖與戾惡名也世之立而談者天之所授與堯舜孔子不異由顏焉而顏由孟焉而孟不此之務而爲惡名之求尚爲愛其身也乎吾懼夫吾族之人爲痿痺禽犢之歸而不自知也爲尊祖之法曰立祠祀始遷祖月吉必謁拜歲以

立春祀族人各以祖祔食而各以物來祭祭畢相率以齒會
拜而宴齒之最尊而有德者向南坐而訓族人曰凡爲吾祖
之孫者敬父兄慈子弟和鄰里時祭祀力樹藝無胥歎也無
胥訟也無犯國法也無虐細民也無博奕也無鬪爭也無學
歌舞以蕩俗也無相攘竊姦侵以賊身也無鬻子也無大故
勿黜妻也勿爲奴隸以辱先也有一于此者生不齒身族死
不入于祠皆應口諾然後族人之文者以譜至登下一歲之
生卒而書舉族人之臧否其有婚姻相賙患難相恤善則勸
惡則戒臨財能讓養親事長能孝而悌親姻鄉里能睦而順
此其行之足書舉書之累有足書者死則爲之立傳於譜其
有犯於前所訓者亦書之能改則削之久而愈甚則不削而
書其名族人見必揖雖貴賤公富不敵皆以其屬稱喜必慶
戚必弔死以其屬服無服者爲之是日不肉而羣哭之羣祭
之羣葬之

重譜

尊祖之次莫過於重譜由百世之下而知百世之上居閭巷
之間而盡同宇之內察統系之異同辨傳承之久近叙戚疏
定尊卑收渙散敦親睦非有譜焉以列之不可也故君子重
之不脩譜者謂之不孝然譜之爲孝難言也有徵而不書則
爲棄其祖無徵而書之則爲誣其祖有恥其先之賤旁援顯
人而尊之者有恥其先之惡而私附于聞人之族者彼皆以
爲智矣而誠愚也夫祖豈可擇哉競競然尊其所知闕其所
不知詳其所可徵不強述其所難考則庶乎近之矣而世之
知乎此者常鮮趨乎僞者常多淳安之汪氏繇其身緣而上

之至於魯公之族七十餘世皆有諱字卒葬若自見而耳受之者其心以爲至博也而博不能勝其僞也越之楊氏親煬帝之裔而恥名之汙遂避而不言吳寧之杜氏越千餘歲而宗漢之延年晉之富陽侯是皆知本者之所深惡而爲之者以爲王也顧不惑哉天下有貴人無貴族有賢人無賢族有士者之子孫不能脩身篤行而屈爲童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遺業則夷乎恒人而縉紳大儒多興於賤宗天之生人也果孰貴而孰賤乎四海之廣百氏之衆其初不過出於數十姓也數十姓之初不過出於數人也數人之先一人也故今天下之受氏者多堯舜三王之後而皆始於黃帝譬之巨木焉有盛而蕃有萎而悴其理固有然者人見其常有顯人也則謂之著族見其無有達者也則

從而賤之貴賤豈有恒哉在人焉耳苟能法古之人行古之道聞于天下傳於後世則猶古人也雖其族世未著不患其不著也孔子子思以爲祖而操庸鬼之行則其庸鬼自若也祖不能貴之也故吾方氏出帝榆岡而譜不敢列之顯于昔者衆矣而不附之疑者闕之以傳疑不可詳者略之以著實而惟以篤學脩身望乎族之人嗚呼富貴利達外至者也求之不可必得得之不可必守守之不能必傳也仁義忠信之道備乎心不求而足得之者可以行行之可以著施之盈天下而歛於身不見其隘傳之被萬物而非威武勢力之所能移善尊祖者思是道也行是道也天下不惟尊其身將歸德於祖而祖益尊祖益尊而譜益傳斯其爲孝大矣何必趨趨然爲僞而欺且誣哉

睦族

井田廢而天下無善俗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聖人之立法所以收萬民之心而使之萃于一者治道之極治功之盛不可忽也故一之所在智者無所措其謀辨者無所措其說勇者無所用其力如衆之領如網之綱如髮之握如輻之轂如馬之有轡如牛之有絛操之則斂縱之則放招之則集撫之則退屈信作止惟上之所令而民不能參以私先王之民非甚異於後世也其好義而易使從化而畏法寧死於飢寒而不忍爲亂者豈礎芥鈇鉞所能禁哉教之以其所固有故其向善也安令之以其所易知故其趨化也亟當是之時同間接畝之人猶相親睦信順而大小宗法行乎宗族之間爲百世之宗者百世宗之爲五世之宗者五世宗之宗其身則

守其訓有所猷爲皆受命乎宗子而悍戾華靡之風無由而起苟非大姦魁詐不可教令則安有不善者乎故三代之俗非圖美也爲治之具既美而習使之然也後世願治之主王佐之臣迭興于世而卒不足幾乎古豈民性之不可化邪其具之廢已久世主使因循而憚改作材士昧遠略而務近功區區補弊直漏而不及乎政教之全也民心益離而俗愈散奚獨民之罪君子預有責焉嘗病之而未之能行則思以化吾之族人而族不可徒化也則爲譜以明本之一爲始遷祖之祠以維繫族人之心今夫散處於廬爲十爲百而各顧其私者是入之情也縱其溺於情而不示之以知本則將至於紛爭而不可制今使月一會于祠而告之以譜之意俾知十百之本出於一人之身人身之疾在乎一肢也而心爲之

煩貌為之悴口為之呻手為之撫思夫一身之化為十百也何忍自相戕剝而不顧乎何忍見其顛連危苦而不救乎何為不合乎一而相視如塗之人乎故為睦族之法祠祭之餘復置田多者數百畝寡者百餘畝儲其入俾族之長與族之廉者掌之歲量視族人所乏而補助之其贏則以為棺槨衣衾以濟不能葬者產子者娶嫁者喪者疾病者皆以私財相贈遺立典禮一人以有文者為之俾相族人吉凶之禮立典事一人以敦睦而才者為之以相族人之凡役世擇子姓一人為醫以治舉族之疾其藥物於補助之贏取之有餘財者時增益之族之富而賢者立學以為教其師取其行而文其教以孝悌忠信敦睦為要自族長以下主財而私典事而惰相禮而野不能睦族沒則告于祖而貶其主不祠富而不以

廣睦

人之親疎有恒理而無恒情自同祖推而至於無服又至於

同姓愛敬之道厚薄之施固出於天而不可易然有親而若疎者有疎而若親者常情變於所習也闕歲時而不相見則同姓如路人比廬舍同勞逸酒食之會不絕則交游之人如昆弟使同姓如路人他人如昆弟斯豈人之至情哉物有以移之君子未必然而常情所不能免也聖人之治人以常人之情為中制俾厚者加厚而薄者不至於離恐其以不接而踈踈而不相恤也故為之祭醕之法合之以燕樂飲食以洽其歡忻慈愛之情恐其徇於利而不知道也肅之以鄉射讀法使之祇敬戒慎而不至於怠肆祭而醕所以為樂也讀法

所以爲禮也約民於禮樂而親者愈親疎者相睦此先王所以爲盛也哉舉而行諸天下今未見其不可也然非士之職也故欲自族而行之鄉而爲之制其制曰宗族歲爲燕樂之會四其時則二月也五月也八月也十有一月也其物則時祀之餘也其品則豕與羊各一酒醴羞菓惟所有而不必侈也酒以七行九行爲節也位以尊卑長幼爲序也苟尊矣雖稚子猶位乎上也苟長矣雖貧且賤以齒也其言爲孝弟忠信而勿褻也勿讎也勿慢也飲雖醉而勿違禮也立子弟二人爲執禮以佐酒酒至揖請飲既飲揖請醕既醕揖請殺羞二人歌詩其詩則蓼莪棠棣葛藟東門唐之杖杜谷風雅之黃鳥之類貴其能感人而敦倫理也其數則如酒也立二人講說嘉言古之人及乎教者皆在所取也將歌也將說也執

禮揖曰請肅以聽皆拱而坐坐則肱相比行則武相衛舉爵飲醕食羞皆後長者畢則旅揖辭而退少者送長者于家然後返歲爲禮儀之會三冬至也歲之初吉也夏至也冬至陽之始生也君子之道自此始亨矣宜有慶也是日昧爽舉族自勝冠以上咸盛服造祠下相揖趨及門祝啓門以次入序立以時羞獻奠酒皆再拜班趨出族之長坐別堂次長者率羣昆弟子姓捧觴稱壽畢皆拜遂以次飲酒相拜如禮典禮以譜至北向坐讀之長者命衆坐衆坐聽善惡之在書者咸讀無隱設席於南楹之東北向署其上曰旌善之位善之多者長者命之酒俾少者咸拜之典禮翼以就位署南楹之西曰思過之所惡之累書而不改者俾立其下於是長者以譜所列傳緒盛衰絕續之故明言之而告以常訓曰爲善如嗜

飲酒去惡如去毒螫慎思哉勿墜爾先祖之祀衆拱而聽皆俯首就班再拜出少者授長者杖以序行乃還于家夏至陰之始生也君子所宜慎也是日素服謁祠如冬至禮不飲酒不相拜讀譜之儀亦如之歲之初吉慶拜如冬至禮不讀譜鄉黨之制歲爲燕樂之會一其時以秋其物以祭社之餘其坐以齒以德以爵其禮主於讓其儀如宗族之會歌詩說嘉言亦如之其詩以伐木魚麗南有嘉魚菁菁者莪賓之初筵擇鄉人子弟羣歌之其誦嘉言也耆老之賢者舉以教在坐者皆起應曰祇奉長者之訓凡族人鄉人不與于會者八悖倫紀者鬪爭者相訟者使酒而酗者博奕者過累書而不改者虐鄉里者言僞而行違者皆君子之所棄也不棄者樂而後知所戒然後善者尊而益勸勸戒立而俗寧有不美者乎

奉終

愛敬以養生哀戚以送死墓焉而葬位焉而祭皆本於禮而不敢忽者先王教民之通法也喪而用浮屠之術葬而信葬師之說資冥報於不可致詰之間徵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上以爲親謀下以爲身利者此古之所未聞也後世閭夫野人多趨信而甘心焉親没于床不于禮而于浮屠不哭泣擗踊而于鐘磬鐃鈸非是之務則人交笑以爲簡時可葬矣泥于山川之利否而不卽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構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爲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彼浮屠之所謂輪回者果可信邪天之生人物者二氣五行也其運也無窮其續也無端先者過而後者來未嘗相資以爲用者二

氣五行之常也自草木而觀之發榮於春盛壯奮長蔚乎而不可遏及乎戒之以凜風申之以霜露昔之沃澤茂美一旦飄而爲浮埃化而爲汗泥蕩滅殫盡無跡可窺矣其發生於明年者氣之始至者爲之也豈復資既隕之餘榮乎惟人也亦然得氣而生氣既盡而死死則不復有知矣苟有焚炙割割佚樂適意身且不有而何以受之形盡氣盡而鬼升鬼降無所不盡安能入人胸腹重生於世而謂之輪回也哉天地至神之氣以其流行不窮故久而常新變而不同使必資已死之人爲將生之本則造化之道息矣烏足爲天地倘或有之人固不知之也浮屠亦人耳何自而獨知之彼以其茫昧不可揣索故妄言以誣世夫豈可信而事其教乎孔子謂祭之以禮爲孝則事異端之妄棄聖典而不信者其爲非禮也

大矣不孝孰加焉而攔者顧安之而不以爲非胡可哉葬之動人以禍福而其說尤怪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賤貧天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塚曰此某形也此某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爲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于孫於禍夫孰肯爲善乎由大者而論之繫乎盛衰者莫大乎國都殺函河渭無異也秦帝之亡漢帝之亡昌隋據之而促唐據之而長果在於善地乎帝王之尊家天下而役海內使地善而可興竭智以營陵廟奚求而不致而亡國敗主相屬則果不在乎此也審矣古之卜宅兆云者以神道定民志耳非視岡

阜之向背逆順臆度目斷如世之葬師之爲也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于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嗚呼先王之禮一失而流于野再壞而化于夷暨其大壞而不可爲忽乎入于禽獸而不之覺也寧不哀哉天下之久其小者化爲夷由夷而往吾不能知其所至矣其心淫浸膠固非空言所能革也吾獨以告吾族人親喪必以三年三年之制必循禮勿以浮屠從事違者生罰之死不祀于先祠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止七月過一歲者如違喪禮之罰必刻壙志墓銘力不足者刻其名俾後有考作方氏喪葬儀

務學

學者君子之先務也不知爲人之道不可以爲人不知爲下之道不可以事上不知居上之道不可以爲政欲達是三者舍學而何以哉故學將以學爲人也將以學事人也將以學治人也將以矯偏邪而復于正也人之資不能無失猶鑑之或昏弓之或枉絲之或紊苟非循而理之弊而直之瑩而拭之雖至美不適於用烏可不學乎夫學非爲華寵名譽爵祿也復其性盡人之道焉耳彼孺而動翮而鳴者不知其生之故與其爲生之道是以物而不神冥而不靈人之爲學所以自異於物也匪特異於物欲異於衆人也匪特異於衆人上將合乎天地後乎庶類之上而爲後世之則也其說存於易詩書春秋三禮其理具乎心其事始乎窮理終乎知天其業

始於脩己終於治人其功用至於均節運化涵育萬物大得之而聖深造之而賢勉脩之而為君子聖賢君子非天墜而地出人為之也舉夫人之身皆可為聖賢而乃不能異於物曷過哉不知務學之方也今世俗之儒申申而行由由而言滕口頰掛簡牘以誇乎人知非不博言非不華矣而於古之學未也何哉為其泛而無本也漫而無統也可喜而無用也君子之學積諸身行於家推之國而及於天下卒而措之秩如也奚待詞說乎以詞說為學上以是取士下以是自期此士所以莫逮乎古也嗚呼無善教而天下無善士無善士而天下無善俗世俗之陋其患豈微也哉余不欲學者之類之也方氏之學以行為本以窮理誠身為要以禮樂政教為用因人以為教而不強人所不能師古以為制而不違時所不

可此其大教也其小學曰七歲而學訓之孝弟以端其本訓之歌誦諷諭之切乎理者以發其知羣居而訓之和賜之以物而導之讓慎施朴楚以養其恥敏者守之以重默木者開之以英慧柔者作之強者抑之扶之植之摧之激之而童子之質成矣其大學曰立四教皆本於行行不脩者不與一曰道術二曰政事三曰治經四曰文藝一道術視其人質之端方純明知微近道者與言考其言行以稽其所進試其問難以審所造政事文藝其材之所能者無不學也二政事視其通明才智者使學焉治民之政八制產平賦興教聽訟禦災恤孤御史禁暴悉民情知決意為政事本試以言授以事而觀其所堪三治經精察燭理篤信不惑而長講說者為之四文藝博文多識通乎制度名物立言陳辭可以為世教者其

極也試之之日皆以終月皆欲其稱其教之名也教之存乎
師化之遲速存乎人得其人推而用之不難於天下夫豈一
家之學也哉

謹行

士之為學莫先於慎行行之於人猶室之有棟柱也帛之有
絲縷也木之有本也馬之有足也鳥之有翼也聖得是而後
為聖賢得是而後為賢君子脩是而為善小人失是而陷於
夷狄禽獸之歸夫馬可忽哉積之如升高之難而或敗於談
笑為之於聞闕之內而或播於四海九州才極乎美藝極乎
精政事治功極乎可稱而行一有不掩焉則人視之如汙穢
不潔避之如虎狼賤之如犬豕并其身之所有與其疇昔竭
力專志之所為者而棄之矣可不慎乎夫口之便於甘肥體

之便於華美耳目之耽於所思心志之趨於所樂家欲富而
身欲尊者人之同情聖賢之所不能無也然而學道之士禁
制克節惟恐是念之萌於中削衣藿食黜好寡欲終身而不
敢怠者誠知輕重之分也人之身不越乎百年善愛其身者
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其身者忽焉如蚊蚋之處乎益缶
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
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益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
之民亦若是矣迷溺於聲色勢利以身為之役而不以勞其
心以為至樂也而不知其可悲也甚適也而不知其為汙辱
也均之為身也聖賢之尊榮若彼而眾人之汙辱若此曷為
而然哉慎行與否致之耳難成易毀者行也難立易傾者名
也得之不能久於身樂未既而憂繼之者人之欲也以富貴

利達易汙辱之名猶食烏喙而易死也况倏忽接於耳目者之不足恃乎故人有殺身而猶君親者非不愛身也愛其身甚而欲納之于禮義其爲慮甚遠矣寧死而不肯以非義食知義之重於死也寧無後而不敢以非禮娶知失禮之重於無後也僥倖苟冒於一時而蒙垢被汙於萬世小則閭里識之以爲訾大則冊書著之天下笑之聞其名則唾噦不欲入于耳計其所得曾不若秋毫而賤辱其身使孝子羞以爲父正士羞以爲友遺裔遠胤蓋以爲祖不亦惑哉且人不患不富貴而患不能慎行無行而富貴無益其爲小人守道而貧賤無損其爲君子吾家自始遷祖至於余身十五世矣以言乎貲產則不踰于中家以言乎爵祿則未有位乎朝者然而不愧于人見推于世者以先人世有積德蓄學操行異乎恒

人焉耳遠者余不足知之若曾太父西洲府君之純厚愨大先君太守貞惠公之廉介方正視古之賢者豈有間哉吾族之人暨將來而未至者烏可不效也人莫不喜爲名人之子孫而不知其尤難於衆人蓋德大則難繼行高則難稱有善過於人人未之取也曰其祖之賢不但如斯而已有惡未著人已責之以爲不肖曰若之祖何人也而爲此哉故生於微宗庸族者過易隱而善易著以其特出掩於其先人皆異之故不求其備也生於世家者過易聞而善難昭以其先多顯人而不可企也嗚呼方氏之嗣人奈何而不慎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者天倫也斁天倫者天之所誅天之所誅人之所棄生不齒死不服葬不送主不入祠譜不書其名行和于家稱于鄉德可爲師者終則無服者爲服總麻有服者

如禮祭雖已遠猶及雖無主祭者猶祭如是而不能為君子則非方氏之子孫也告于祠而更其姓不列于譜

脩德

能為衆人所不能行之事者其子孫必享衆人所不能致之福人之為善非為子孫計也然天道之於善人以及其身為未足常推餘澤以福其後人則亦曷嘗不為子孫計哉第衆人之計速而易致而君子之澤遠而難驕故趨乎善者常少溺乎利者常多衆人每笑為善之士為迂緩無術而不知天道之所佑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天下無千載全盛之國無百年全盛之家天豈不欲有國家者久而不墜哉或一再傳而失之或未終其身而不振得之於勞動艱難之餘而敗之於談笑燕安之頃非其智力所不能德不足而子孫無所藉以

自立也人之生於德善之家猶木之生沃土蚤發而易長華茂而後凋澆田瘠墮雖有萌蘖之滋拳曲擁腫終不足觀則所藉使之然耳今之人莫不欲子孫之蕃賢才之夥傳緒久而不衰而莫能為善此猶不藝而欲獲也不獵而欲衣狐貉也孰從而致乎故富貴而不脩德是以爵祿貨財禍其身也富貴其子孫而不力為善是置子孫於賤辱之罪爭奪之區而不顧也使貴而可傳則古之顯人與齊魏秦楚之君至今不失祀矣使富而可傳則趙孟三桓之裔有餘積而無憂矣然而皆莫之存何哉德澤既竭而後人莫能繼也先人有千乘之勢萬室之邑不足恃也金帛菽粟盈溢廩廩不足恃也惟有餘德焉為可恃而恃之者身必危可恃以存者其惟德脩于身而不懈者乎德有及乎數百年者有及乎百歲者

有及乎當世者有及乎一鄉行乎一家者子孫之食其報也
恒視所及為廣狹道術材略高世而技類或見於事功佐明
主除暴亂立法制或著於書以陳仁義政教正人心於將亡
過邪說於欲盛此德於數百年者也不能如彼之盛而其
所為可以扶衰拯溺為百年所依怙者百年之所德也又不能
然而濟當時之難者當時之所德也下此而盡力於一鄉行
法於一家鄉與家賴之亦可以及其子孫俾不遺至於禍敗
况其所及愈大則所利愈遠乎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
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以為其分之所當為奚為而不可
也故事親而孝事長而弟族焉而睦姻焉而義慈恭惠和不
犯不忤以此守身而無愧者其德可以澤其子孫而行乎鄉
於寒恤飢周人之所不及而為人之所難為其德有不與

者乎有位而立功學道而立言昔人所可致者孰謂吾族之
人而不能為善人乎孰謂為善而果不可恃乎

體仁

天之生人豈不欲使之各得其所哉然而勢有所不能故托
諸人以任之俾有餘補不足智愚之相懸貧富之相殊此出
於氣運之相激而成者天非欲其如此不齊也而卒不能免
焉是氣行乎天地之間而萬物資之以生猶江河之流渾涵
齋淪其所衝激不同而所著之狀亦異大或如蛟龍小或如
珠璣或聲聞數千里而或汨然而止水非有意為巨細於其
間也而萬變錯出而不可禦人何以異於斯乎智可以綜覈
海內而闇者無以謀其躬財或可以及百世而饒者無一啜
之粟天非不欲人人皆智且富也而不能者勢不可也勢之

所在天不能為而人可以為之故立君師以治使得於天厚者不自專其用薄者亦有所仰以容其身然後天地之意得聖人之用行而政教之說起故聖賢非為已設也所以為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疋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匱乏三代之盛是法行于朝廷達於州里成於風俗而入於人心是以天下無怨嗟之民久矣其亡而莫之復也世之志義之士猶有推其所有餘行其所可為者其亦先王之所取者乎然非知本者不知其意之美也人之挾所長以虐同類由不知本故耳使知斯人之生皆本於天視人之顛隳陷溺與已無以異則民焉有所失之患哉余病乎未能而欲試諸鄉閭以為政本數百家之鄉其人必有才智賢產殊絕於眾者雖廢興迭出而未嘗無每鄉推其尤者為之表使為三廩三學廩

之法豐歲夏秋自百畝之家以上皆入稻麥于廩稱其家為多寡寡不下十升多不過十斛使鄉之表籍其數而眾閱守之度其九歲可得千斛以備凶荒扎瘞及死喪之不能自存者其入也先富而出也先貧出也視口而入也視產多者皆庚加息十一不能庚則否廩之左立祠以祠入粟多而及人博者祠之左右序揭二版左曰嘉善書其人之績版以朱書以青右曰愧頑版不飾書以白書吝而私者為衣而不均者漁其利而不恤民者歲再集眾謁祠而讀之以為戒學之法各立師一人以有德而服人者為之立司教二人司過二人司禮三人鄉人月吉盛衣冠相率謁學暇則遊於學問乎師有違過者於師乎治悖教不良者師與其罰其教法如族學之儀

西伯伐崇

爲史者之言曰西伯之囚姜里崇侯虎實譖也及西伯得賜斧鉞專征伐而歸五年果伐崇侯虎果甚其言是西伯挾天子之柄而報私怨也此必不然聖人之於賞罰豈嘗容心於其間哉觀人之善惡何如耳其善誠可旌也雖平生之所讎怨烏得不賞之其惡誠可誅也雖懿親近戚吾烏敢避焉著此法者非吾之所私有乃天子之法受之於先王而與天下共之者也竊天子之法賞無功則爲祐惡罰無罪則爲戕善此二者必誅於聖王之世紂之無道久矣諸侯豈無不臣服者乎其以斧鉞賜西伯而西伯受而行之宜自不臣服者始必不悻悻然茲私怨而圖伐之也崇侯之事遠不可知其詳矣吾意其人必比凶黨惡不供臣職於天子而侵害其輿圖

殺虐其民人棄蔑其宗廟故西伯伐之必不以其憾其譖已足徵量淺智之人齊桓晉文之流之所爲豈足爲聖人哉且姜里之事不經見史所稱獻美女善馬珍怪之說皆戰國之末好妄言者意構之詞非其事之實也妄言者見詩歌伐崇求其罪而不得遂誣其譖西伯以爲伐崇之端而不自知其謬也西伯嘗伐犬戎密者及邠矣則此四國者又豈皆譖西伯者邪故譖西伯伐崇者是也謂崇侯譖西伯以女馬賂紂得脫者皆非也曰然則史氏所述西伯之事亦有足信者歟曰惟獻地請去炮烙之刑者近之餘皆無足取焉耳

武王誅紂

余讀春秋見其紀時書事少者止一二言多者不過數十言

斷斷然傳其所信而不敢肆竊嘗疑之以為當時史官所載必詳矣孔子曷不盡舉而書之奚為簡略若是哉及觀左氏穀梁公羊三子之傳各述其所聞甚詳或曲說以傳經或因經而構事肆情極論無復顧忌初若可喜徐而推之率多虛詞而鮮事實往往不足以得其要領而愈致人之惑然後知孔子謹嚴其詞若不敢盡者憂天下後世之至也孔子嘗繫易以辭矣反覆詰難至於理窮意竭而後止何獨於春秋而不盡其辭蓋道可以智窮而事必以實著與其徇疑而失實以為後世害不若著其可信者之為愈也故曰多聞缺疑又曰吾猶及史之缺文也此孔子之意也司馬遷之為史記其志以作春秋自儆亦非不知春秋者矣至於紀載往昔之事而怪說無所不錄而於三代之本紀多背經而信傳好立

異而誣聖人其他微者未足論若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乖亂之尤甚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也不踊而哭之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所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大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

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公終其身
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苟信遷
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蘊醢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
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辨之以爲好奇信怪者之戒

畢命

余讀周書至於康王之命畢公然後知周公之忠厚也殷之
遺民可謂頑矣大者作亂小者驕淫奢侈不率法度禮不得
而齊之德不得而服之周公知其不可旦夕治也旣欲加兵
誅之又舉而遷之於洛其怒殷民亦甚矣然方伐叛也爲大
誥告四方自他人言之宜痛詆深誅不比於恒民而周公方
申申焉告以天命之去就無一辭及其民之非多士多方一
則言遷民之故一則言降回國民命不誅之由反覆乎夏商

之存亡稱其民曰商王士曰義民而不忍少傷之夫周公豈
不知殷民之頑哉終不斥之爲頑民而曲爲之諱避者聖人
之慮至深遠也民莫不有是非好惡善未至於此而加之以
善名則必喜而奮曰上之待我以善人也安敢不爲善惡未
至於此而加之以惡名則必怨而怒曰上之不以君子待我
吾安用爲君子故以君子望中人中人皆慕而爲君子以小
人望中人中人或失其恒心殷民固頑矣周公以王士義民
待之彼欲不脩士君子之行得乎聖人之待人也怨如此宜
乎未歷三紀而皆化也至於康王不知聖人導民之微權命
畢公繼周公之職輒稱之爲頑民舉洛邑之民豈無善者哉
槩而謂之頑殷民聞之得無怨且怒乎號之以爲頑而欲責
其不爲頑不可得矣然則周公婉辭和色化殷民爲君子康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四
王發片言而誣殷民爲頑民文王武王忠厚之意至是銷鑠殆盡矣不然世之庸主無典則以遺後嗣者子孫蒙其遺烈猶可傳數世無亂以文武周公之大德曷爲不二三傳而遽微乎史稱成康爲至治余謂周之衰康王基之

皇明文衡卷之五十五

雜著

牛李維州事

胡廣

洪容齋謂維州之事當時議者謂德裕賢於僧孺以今觀之則僧孺爲得司馬溫公斷之以義利兩人曲直始分按吐蕃頑獷狡暴世爲唐患屢盟屢叛非德之可懷信之可結維州之事竊有議焉自清水劫盟兵臨近鎮上下震驚德宗欲出幸以避之自是用兵經費歲無虛日國計匱乏故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泌對以屯田積穀致富強之術德宗喜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國之兵使吐蕃自困德宗曰計將安出泌不對大意欲結回紇大食雲南與共圖吐蕃令吐蕃多備以牽制之知德宗素恨回紇故不對恐并沮屯田之議不行